

养老院踩点

肖复兴

不得不承认我们都已经老了,尽管心理年龄还年轻幼稚。由于插队时干活不知轻重,这一代人已经开始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病找到头上的时候了。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却要伺候两个老人,如果结婚,还要伺候对方家里的老人。像我的这位吉林插队的朋友,现在还好,只是爱人一个人病了,而自己身体也还好,可以伺候爱人,用不着动用儿子,如果有一天,自己也病了?生活的现实就这样沉甸甸地摆在面前,做父母的和做孩子的,都该怎么面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矛盾和苦楚,如果说老三届这一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蹉跎了青春,把最美好的年华葬送在那样残酷的岁月里;那么,下一代所经历的青春岁月,即使不会出现从物质到精神都那样的贫瘠和动荡的情况,却将面对一对对垂垂老矣且体弱多病的父母,便比他们父母多了一层难以体会到的心理和精神的压力。

想到这里,便忍不住想看刚刚获得奥

斯卡奖的电影《一次别离》,那个儿子给年老多病而失禁的父亲擦洗的时候,忽然抱着父亲哭泣的情景,让我想起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仿佛电影是我们未来的预演。青春,无论是哪一代人的青春,除了美好的一面外,都会有自己独特痛苦。

生老病死,是任何人都必须经历的,这一代人的特殊性,不仅在于青春的经历与国家的动荡命运相关,而且和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命运与共,我们的孩子都是共和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在面临这样人生必须经历的问题时,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孩子,都是第一次,会是陌生的,艰难的,也会是痛苦的。这几位女同学的未雨绸缪,只不过是比一般人提前走了几步。她们对我说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以后她们能住在同一个养老院里,彼此有共同语言,让晚年最好的日子过得顺畅一些。此外,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

听完她们的话,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并不是感慨我们这么快就到了要进养老院的时候了,而是觉得她们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举动,这样的心意,她们的孩子会懂吗?能理解吗?那是一代人历经了沧桑之后在身体变得逐渐萎缩后的一种多么复杂又委婉又夹杂着些许无奈的心绪。难道这就是她们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

聚会一拖再拖,本来想约在春节期间,谁知各家都忙,弄得人马总是锣齐鼓不齐。一直到前两天,聚会才得以成行。都是当年的中学同学,插队时风云流转,转眼四十多年,好几位都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席间,听见几位女同学在商量着什么,仔细一听,才知道她们天暖和时要一起去昌平和顺义看看养老院,如果条件不错,价钱合适,准备就先订下。

大家都凑过来,很惊讶地问:现在就去养老院踩点,是不是早了点?起初,我和大家的想法一致,都才六十多岁,离养老院的生活还远着呢。但是,我马上改变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我想起了另外的一个曾经在吉林插队的同学,忽然觉得也许并不早。

去年十月,他的妻子颈椎做了手术。其实,妻子的病早就有了,退休之后,被单位返聘,工作的辛苦,也加重了病情,最后走路都发生了困难。现在做了手术,走路轻松多了,只是还需要戴着颈套,需要一段时间的康复。这位朋友对我讲:我忽然想起父亲当年病重时的情景,日子过得可真是快,转眼到了自己和父亲一样老的年龄了,想想父亲病重期间,我家里八个孩子伺候,现在,咱们都只有一个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呀?



本文说的豆沙当非食品,而是一历史古镇之名。它位于川滇交界之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境内,唐称“豆沙”为石门关,相传元朝曾派叫窦勺的彝族将领守关,他用自己名字改名为“窦勺关”,因与当地方言豆沙谐音,久而久之“豆沙关”便传称至今了。其得名还真有点奇趣。

奇哉“豆沙”

吴道富

豆沙关自古即是中原与云南边疆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因其壁立千仞的石岩被关河一劈为二,形成一道巨大的石门,锁住了滇川要道,成为古时由川入滇的第一道险关。其关隘建筑始建于隋,以前有一尺二寸厚的两扇大门,一旦关上,门

杠一顶,中原与边疆就此隔绝,堪称奇绝。史载,唐天宝年间战争爆发,南诏叛唐后石门就此关闭,且一关就是四十余年,到袁滋受命持节赴南诏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才重启石门关。关隘旁的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共122字

山路攀登的马夫们心生顶礼膜拜之意……时空回

转,站在五尺道,近顾远眺,益发令人惊叹:内昆铁路、水麻高速、滇川公路、朱提水路尽收眼底,偶而还有飞机划过,真是:天然交通博物馆,奇景只应豆沙有!更奇的还是豆沙的人。2006年豆沙经历了近乎毁灭性的地震,然而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当地百姓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恢复重建了古风浓郁的豆沙,不但袁滋题记石刻、汉代樊人悬棺、隋代古城堡、石门关隘、回音壁等古迹名胜得到妥善保护,而且还新建了街巷民舍、驿站茶铺、门楼牌坊、马帮群塑,并于1988年即恢复

旅游。豆沙的旅馆多挂“驿站”、“马店”匾牌,颇显古意,而门旁对联也多题切古镇,豪情洋溢。“一关南北锁,五道古今通”;“石门深藏百代风流,古镇印者39个,有的竟深达10多厘米),是全国五尺道中保留最长最完好、马蹄印最多的茶马古道。踏上五尺道,追梦三千年:你忍不住弯腰手抚那盛满艰辛苦难、吸干了血汗却仍冷硬沧桑的千年印痕;你不难想见纤夫身体几乎贴近地面,赤脚蹬在坚硬不平的石岩上喘喘前行的情景;你会为拼死牵着驮满货物的马匹,沿着崎岖



诗二首 (七律)

刘绪恒

退休人语, 赠绪源弟
闲梦唏嘘忆对床,
飘然已渡富春江。
才华未伴流光老,
锐意偏从岁月荒。
太白童心生梦笔,
严翁故态见疏狂。
秋风吹得浮云远,
白社幽悠品妙章。

夫子临川

纷纭万象恨蹉跎,
夫子临川叹逝波。
高才惜时当可敬,
秋分伤景奈其何?
身轻忘却来途险,
梦老还吟索赋歌。
竹影松风倦倚月,
轻舆夜静过霜坡。



墨荷 (中国画) 黄阿忠

人与人的交流,说到底都是眼神的比拼。表面上风平浪静无声无息,或是与内心相反表现得淡如池水,但那种内心产生的力量会让眼睛神采奕奕。更多时,眼睛用来传达内心的语言与胸中的城池。有人的眼神呆滞无光,连一丝茫然也没有,也没有痛苦和欢喜,只一片空洞。而有人眼一抬便尽是风花雪月,眉睫稍动就能引来万种风情。

眼风

朱朝霞

最诱人的那种眼,安在一张斯文而白嫩的脸庞,那双眼看你的时候便会放出光亮,有时也故意装做不在看你,嘴角没有上扬却能透出一丝笑意,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喜爱与欢欣,那眼走近了,让你不敢看又渴望去看,那样的眼里是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的情感,像火一样灼热,又如春风似的柔软无痕,吹过了也不会让别人知道,唯有两心知。而有的眼,透着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宽容与宠爱,那样的眼睛,是坦荡荡从容的,也特别地宽大无边。有时也有些慨叹的意味,是对于自己,也是对于那双稍显稚嫩的。这样的眼风让人感觉踏实与温暖。还有的眼,会折射出一缕金属的光芒,很有质感的沉稳,却又区别于春水的湿润,好似咖啡厅里叮咚的琴声,添了些神秘与优雅。



早年间放好莱坞电影,正片前总要加放一些短片。这些短片有三种:新闻片,卡通片,滑稽片。

好莱坞新闻片记录的当然是外国新闻。现在看电视,看国际新闻一点也不稀罕,可当时没有电视,能在这些新闻片上看到那些外国政治人物的活动,看到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罗斯福,这就很新奇了。即使在美国,也只能在电影院里看这种新闻片。一星期一集,在美国可以当一星期的新闻看,不过到了我们这里,过了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就已经不是新闻,不过我们也没有看新闻的意思,看到国际人物图像,倒也有趣。在敌伪时期,上海不管放什么电影都要放日本拍的新闻片,所以日军侵占香港以及东南亚许多地方的镜头,我们都看到。我还记得,日本新闻片是用瓦格纳的曲调开头的。好莱坞新闻片每次总有赛马和橄榄球的节目,这是我最受不了的。美国人爱看这些玩意儿,而我一窍不通,坐着看这些过时节目,真是无聊极了,但也只好看。

加映的卡通片是我们孩子的至爱。卡通片有米老鼠,有老鼠和猫。当时的卡通片都是短片。要知道,卡通片在1928年出现,而出现卡通长片已在1937年,就是轰动一时的《白雪公主》。在迪士尼改拍长卡通片后,加映的卡通短片就只能看到《猫和老鼠》以及《大力水手》了。

还有一种短片也大受观众欢迎,那就是滑稽片。早期的滑稽片很庸俗很夸张,多是剧中人互打脑瓜子,把整个奶油蛋糕扣到对方脸上什么的,就是要逗人笑。但后来也出现了大名鼎鼎的卓别林。他那撮小胡子,那双八字脚,那根司的克,简直无人不晓。他的电影就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我从他的短片一直看到他的长片《淘金记》《寻子遇仙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讽刺希特勒的《大独裁者》拍在希特勒最猖獗的年代,当时我在孤岛上海,这片子无法引进,我看不到,直至解放后才看到了,不过此时希特勒早已垮台,如在二战前看,看戏的心情一定会很不同。卓别林的短片除了在正片前加映,我们学校还租来在校内放,我们小学生太喜欢了。

与卓别林同时并且齐名的滑稽演员还有罗克。罗克是上海译名,不知是怎么译出来的,香港和广州把他的名字译为“夏劳哀”,用广州音读似更准确。他的特征是一顶硬草帽、一副黑边眼镜。他那些短片讲些什么已记不起来,但有两个镜头一直记得。一个镜头是他开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另一个镜头是他在摩天高楼外墙上爬,都让观众替他担心。罗克后来拍的长片《特别快车》有辱华镜头,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放映时,我国戏剧家洪深当场上台批判。这片子引起了公愤,后来罗克登报道歉了。不过这时我在广州,这片子我没看过。

我熟悉的滑稽演员还有劳莱哈台,这是两个人,劳莱是瘦子,哈台是胖子,广州译作罗路哈地。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滑稽片是我最早看到的电影。我怎么也忘不了三四岁时在上海虹口电影院看他们一出戏:瘦子劳莱跌进一大桶水里,等到为了救他把大木桶打破,桶里的水没有了,都让劳莱喝到了肚子里,他成了个大肚皮。他们后来长片也拍了许多,一直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再看不到美国电影为止。他们的电影也对我国电影产生了影响,学着让一个瘦子和一个胖子搭档演滑稽片,曾有过两对中国劳莱哈台,一对是韩兰根和刘继群,一对是韩兰根和殷秀岑。

好莱坞滑稽片演员还有许多,例如冷面滑稽裴斯开登,叫他冷面滑稽,因为他从来没有笑容,脸总是绷着。他是冷耍演员出身,在电影里翻翻滚滚,不笑而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有许多演员随着短片默片消失而消失了。我小时候在广州爱看一个高个子演员叫高髀七的(髀在广州话里是腿的意思,高髀七用普通话来说即长腿七),这演员后来不见了,我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二战后好莱坞似乎不再拍滑稽片,倒是香港一些无厘头电影庶几近之。

西,并将它当作工艺品来收藏。那年,一位做外贸生意的老板找到我的竹器铺,让我为他的别墅做一套竹器家具。我根据他别墅的结构,以及内部的装修和色调,用了两个月时间,设计并制作出了与整体相协调的竹器具,让他非常满意。此后,有不少高端用户专门找我为他们做竹器具。因而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了。

为了赢得更多的客户,我十分注重学习和借鉴,希望赋予竹器以个性和灵魂。现在,在对毛竹的砍、剥、削、切过程中,我体会到了那种专注于一事快乐和满足。手工艺并不代表过气,如果能够恰如其分地进行创新,必将散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十日谈

明日请读一篇
我做手艺人 《修车进行曲》

我是家里的第三代篾匠。我祖父是东北人,日本人入侵中国后,他独自一人流落到了南方,为了生存,拜当地一位篾匠为师,三年后学成手艺,在师傅的帮助下,开起了一家竹器铺,然后娶妻生子,在这个小城里落地生根了。父亲从小就帮着祖父干活,耳濡目染,很快就拥有了一手精湛的篾匠手艺。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我们家竹器铺最辉煌风光的时期,每天前来定制和购买各种竹器的络绎不绝。那个年代,物资贫乏,而江南地带,山上多的是毛竹,人们就地取材,家家户用的器具,基本上是竹、木材质的。竹器大到竹板床、竹椅子、篾席子,小到篮子、竹碗、竹筷、竹筷子、毛线签……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自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在周围一带算是好的。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1981

年我高考落榜,决定复读一年再考,父亲对我说:“有手艺在手,走遍天下都不愁,再给你一年时间,如果考不上,就跟我学篾匠手艺。”第二次高考我又落榜了。但我怎么愿意做篾匠呢?我决定参军,但因为视力原因没能如愿,我又多次参加一些厂矿企业的招工考试,都没有成功。如此一来,跟父亲一样做一名篾匠的事实已经很难改变了。父亲传授我篾匠手艺是细致而又认真的,他恨不得在一夜之间就把他一生的积累全部传给我。一年后,我也能用一把锋利的篾刀,将一根根的毛竹,经过砍、剥、削、切等工序之后,将散发出毛竹独有清香的竹床、椅子、篾席等竹器,有模有样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了。父亲满意地笑了。三年后,已年过七

旬的父亲终于放手将竹器铺完完全全地交到了我手上。

然而竹器铺在我手上并没有风光几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竹器慢慢地被人遗忘甚至抛弃了。竹床被沙发淘汰,竹器铺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冷清了。

发现竹器之美

真琪

我该何去何从?也许正因为坚持,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2000年以后,竹器铺的生意竟然渐渐有了起色,一来是因为生意冷淡,原来的十多家竹器铺只剩下了两家,竞争少了,顾客源集中了;二来是因为自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器具显得生硬而又冰冷,现在有一部分人怀旧惜古、返璞归真,倒是越来越看重和欣赏纯手工制作出来的东